



### 名人话

## 你的美丽给了谁

■吕雪莹

前一段日子,一个以前做幼教时的同事打电话来,她说好久没见了,想约我找个地方聊聊。见了面,眼前的她和几年前简直判若两人,让我惊愕万分。一阵谈话后才知,她的家庭硝烟弥漫,这半年来,两口子几乎每天吵,有时还会动手打起来。孩子现在才两岁,她就一个劲地说不想回那个家,不如离了好。究其原因,无非是一些鸡毛蒜皮之事。

我问她,闲暇时都做些什么?她说:“什么也不干,我不喜欢看书,家里有计算机也不会上网。”我一时惊呆,老公精通计算机还会维修,自己的妻子竟连上网都不会?同事说,老公不肯教她,两个人看到对方就烦。

我想了想,拉起同事来到一面镜子前,让她好好看看自己。同事嘟囔着:“自从有了孩子后,谁还有心思照镜子啊?”我一时无语。最后百般劝说下,才把她拉到一家美发店,做了一款时尚的发型,又带她买了一套漂亮且价格适中的服装。然后来到化妆品专柜,帮她挑了一支唇彩和睫毛膏,让营业员帮她画了淡妆。此时,站在镜子面前的她终于笑了,这是我陪了她一整天来,第一次见她露出笑容。

我告诉同事:“你不爱看书,但你钢琴弹得好啊,还有美术也那么好,你不能为生活放弃了自己。只有走出去,做个主宰生活的人,才不会被生活所主宰。”我苦口婆心地开导了好久,才与她挥手告别。

几个月后,我又接到这位同事的电话,首先入耳的便是轻松愉快的音乐。她说,她现在忙得很,是三个孩子的舞蹈老师,五个孩子的钢琴老师,还有一个刚刚收到,想学美术的小朋友,她的家简直成了幼儿园。婆婆见她有事做,也肯帮她带孩子了。

我问起她和老公的情况,同事不好意思地说:“是我整天在家闷得慌、火气大,现在都好了,他也很支持我当家庭老师,再过段时间,我想开所幼儿园……”

挂断电话,不用说,我的同事此时是幸福的。因为她把输给生活的美丽找了回来,不仅找回了外在,还丰富了内在。



医学也有很多做不到的事情,就像缘分偶尔也会遗忘了某个人。

作家 张小娴

## 被五十元阻隔的姻缘

■倪泳

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,无暇交友、无暇恋爱成为都市人的新烦恼。特别对于女性来说,如果年龄大了,想找到一个满意的对象困难重重,许多人只得求助于婚介机构。我在某报社主办的“现代红娘婚介中心”工作,经常碰到形形色色的人和奇奇怪怪的事,让人啼笑皆非,感慨不已。

前不久,一个叫唐十红的外地女子来婚介中心登记,她今年35岁,老家在北方一个小县城,相貌挺不错,可一直没有结过婚。据她说,以前心高气傲,在择偶方面比较挑剔,一直没有寻找合适的对象。随着岁月的流逝,年龄一天天增大,自身的优势却一点点减少,逐渐由她挑选别人,变成别人挑选她了,婚姻大事就这么耽搁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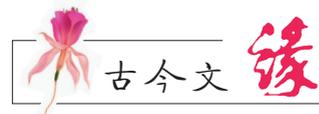
后来,她对结婚已经不抱太大的希望,干脆打算做个老姑娘,一直与父母厮守下去。但世事难料,唐十红的父亲突然患重病去世了,母亲接受不了这样突然的变故,终日精神恍惚,有一天在路上遭遇车祸丧生。她的生活一下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祸不单行,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,她所在的公司效益下降,许多员工被辞,她也失了业。每天无所事事,看见家里熟悉的环境,唐十红总是感觉父母还陪伴在身边,夜里经常梦见双亲,醒来泪流满面。

在南方的大姨了解情况后,非常担心,让她过来住一段时间,换个环境,希望她能逐渐从悲痛中走出来。大姨家是三室一厅,她住在朝北的一个小房间。大姨的儿子、媳妇带着上幼儿园的小孙子也住在家中。多了她这么个外人,虽然大姨老两口不说什么,但他们的儿媳明显表现出不满,对唐十红的态度也越来越差,而且大姨的小孙子也快上小学了,需要有单独的房间。唐十红整天忧心忡忡:寄人篱下终究不是长久之计,她想出去打工,但一时半会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,也无力在当地购房。思来想去,她觉得只有找个人嫁了才是最现实的做法。

于是她来到婚介中心登记,她的要求很简单,有房就行。我们几个红娘老师在资料库里找到一个与她要求相符合的男子,对方最合适的一点是有房,她听了介绍表示满意,并按规定缴了50元的见面费。随后我们打电话通知男方过来,那男子约40岁,长得相貌堂堂。他听闻唐十红的情况倒也没有意见,答应见面,但一听说要缴50元的见面费,立刻不乐意了,表示没有见到人不愿意缴钱,我们几个工作人员费尽口舌,他就是不肯。他走后,我们一面痛骂他小气,一面犯愁,不知该如何向唐十红解释。

唐十红久未等到消息,便上门来询问,我们按照商量好的统一口径回答:“经过了解此男子品行不佳,建议你放弃。”但唐十红还不死心,想见一见男方再了解一下,这让我们很为难。有人提议干脆破一回例,不收男方钱算了,但其他几个人不同意,觉得这个家伙连50元钱都不肯出,实在太不像个男人了,让他就这么轻易与唐十红见面,万一谈成了,岂不是太便宜这个吝啬鬼了?虽然钱不多,毕竟是违反规定的,如果领导知道了我们没收钱该怎么想?因此决定按规矩来。于是,就因为50元钱,这两人始终没有能够见面。

有人说,婚姻能不能成功要看姻缘。但什么是姻缘?没有人能够说清楚。是一次偶遇?是一个巧合?是一念之差?还是在人群中多看了对方一眼?抑或是区区的50元钱……



## 我与县志结缘

■周士昌

我是涟水县一位退休中学教师,1997年退休后,便热衷于乡土文化写作,为振兴家乡发挥余热。11年后,县志办视我为家乡文化名人,将我的名录上了《涟水年鉴》,我很受感动。

在写作中,我多写家乡拼搏的人,有时也会翻阅县志,查找历史名人。2003年,我在《淮海晚报》上发表了清代文学家《鲁一同画鸡》一文,2008年,又发表了宋代我县县令、著名画家《米芾涟水爱石传奇》。明代,《西游记》的作者吴承恩,淮安城里有故居,城郊马甸有墓地,世人皆知是淮安人,但其祖籍在安东,却知之甚少。1999年,我从有关资料中得知:“吴承恩,字汝忠,号射阳山人,祖籍安东,后迁居山阳……”证实吴承恩是涟水人。1997年版《涟水县志》上,却没有记载。2011年,涟水历史“活字典”彭云生,在县报上发表了《吴承恩是涟水人》,随后,我又发表了《吴承恩祖籍在安东》,进一步证实吴承恩是涟水人。因而,2014年版

《涟水县志》人物传补录了吴承恩。

小时候,我看过民间艺人苗绍年精湛的表演,印象很深。后来,我在县医院住院时,结识其三儿苗海峰,他遗憾地对我说,未能为家父留下带领全家人随军宣传抗日的事迹。古稀之年的我,在他的全力支持下,多方收集史料,尽力编写了《老苗纪事》的册子,为苗海峰全家圆梦,也为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做点贡献。老苗在旧社会以花船混穷,抗战期间,应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朱一苇的邀请,带领全家五口人成立花船小组,以精湛的艺术,在苏北根据地宣传抗日,老苗成为家乡及周边县人人皆知的花船名丑。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对他说:“你是位天才!”还与他全家合影留念。

靳华章、苗绍年大名和事迹上了县志,酷爱笔耕的我,也沾了光,不但获赠5.5斤重的新县志一本,还名列在“编后记”上被感谢的人群中,也算上了县志。

结缘县志,耄耋之年的我,乐在其中。

## 我的华师缘

■刘飞

我的华师缘梦开始于15年之前……

2007年,硕士毕业,我投考了华师的博士研究生。成绩尚好,英语并列第一,总分第二。可是因为经济拮据,最后还是放弃了。其时,孩子已经读到初中,家庭的重担还是要担负起来,读博已经不是唯一的选项。

几经周折,走遍大半个中国找工作,也没有找到。最后,还是家乡收留了我,2007年8月份,我以35岁高龄考取了市级机关的公务员。公务员远比想象的忙碌,没日没夜的加班,周末很少休息,到华师读博士的梦只能暂停。

虽然加入了地方的历史文化研究会,写了一些文史文章,也参编了十多本文史书籍,但是,这些不是我想要的。我与华师的缘悬停在那里,需要时机去“续杯”……

我为实现华师梦做的唯一准备,就是独立编撰了《中国教会医院资料长编 1820—1949》并在欧洲出版。

机会终于来了,2019年年末,得知华师招收委培生,我想尽办法争取单位领导的支持,一波三折后获得了报名资格,最终成功成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0级近代史博士研究生。圆梦华师,欣喜何如!兴奋何如!

2020年秋季,入学报到,我终于踏进华师高耸的大门,得以领略华师的风采、欣赏桂子山满山的青翠和桂花的芳香、聆听教授们的教诲、近观华师学子的勤勉……清晨竹林边书声琅琅、傍晚体育场龙腾虎跃、深夜图书馆挑灯苦读——这正是我梦中的华师。

那一年的中秋节,和国庆节是同一天,我在华师度过了一个特殊且难忘的节日。除了每天到资料室查阅海关等资料之外,我随处流连,桂园、体育馆、图书馆、博雅广场、科技会堂、近代史所、行政楼、出版社,还有传说中的黎大总统墓……晚间,校园里一片寂静,我想到了远在德国读研的孩子,给他写了一首诗,题为《桂月十八寄远》:漫山香桂淡,连日雨微寒。念念无余事,遥遥祝汝安。那一天是2020年10月4日,我住在桂子山下靠近华师南门的宿舍,我的内心是满足的,心情是宁静的,氛围是温暖的,诗句是淡雅的……

因为疫情和工作影响,不能常常去学校,但是我的心常在学校,学校有学术交流、社会活动、体育比赛、征文,我都尽量参加,曾经飞到学校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会议……毕竟,现在我是华师的一员!

# 國緣V9 清雅酱香

## 成大事必有缘



【酱香新经典】

《缘文化》版由  
淮海晚报社、今世缘酒业  
联办